

序

郭風

王性初同志一直致力於詩歌的創作實踐和探索，他終於編出一冊詩集，把他近來所作搜羅在此集之中，我為此感到欣慰。我讀他的詩稿，不知怎的，會想到自己出版第一冊集子時的喜悅。

性初同志在詩歌創作實踐中，有這樣的一些追求，這便是詩的民族的音樂性，盡力運用我國語言所特有的一種鏗鏘美和節奏感，使自己的作品能夠將自己的情感流動發出美麗的音響。這是一。其次他在追求詩的意象，他盡力使自己的意緒作為一個一個新奇的形象出現在詩篇中，這種表現手法同時吸收了我國古典詩歌以及西方現代派的經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的詩力圖表現自己的內心生活和自己對於外部世界的感覺和發現。

我以為，這些追求都是好的。但一切追求應力求與時代的步伐合拍，與人民的喜樂能夠合拍。作為一位年青詩人，性初同志的功力似乎還不能完全適應他的詩歌創作的理想，有些詩，寫得生澀。這些都有待於在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中加以克服。

我自己雖然寫些散文詩，但已數十年不作詩了，說些外行的話，也說一點直率的未必正確的話。以此與作者與本書的讀者共同商量。

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

月火

四秒鐘 引爆
四小時 燃燒
月亮著火了
我們也著火了

星星們都過度興奮
按錯了 紅綠燈
十字路口仍井然
馬車 遮目而過
行人 繞道而過
汽車 盤旋而過
飛機 翱翔而過

命運在初夏的座標
交織起 新的秩序
兩片 帆的曲線

畫出赤道的呼吸
兩根 褐色的桅
豎起亞熱帶的 里程碑

卻無法感動 太陽
卻無法征服 地球
潑一夜 積雲雨
澆滅這場 星球大戰
寒宮大火

當一切 又姍姍來遲
把箭 繃成一把還魂的弓吧
把弓 鍛成一支嶄新的箭吧
三點一線 會重新出現
羿的後裔 是我們
羿的後裔 是我們呵

飛來吧 南歸的燕（三首）

——呵 機場·機場·機場

跑道：在深情呼喚

為早日與海峽對岸實現「三通」，這裡做好了一切準備……

日曆一片 一片
飄落在思念的瀚海
三十多個春秋呵
眷念的翅膀 何時
馱來深深的愛

跑道 在深情呼喚
南歸的燕呵 飛來

簇新 簇新的舊巢
時刻把候鳥等待
一萬多個晝夜呵
那離窩的鳥兒 何時
攜回呢喃的後代

跑道 在深情呼喚

南歸的燕呵 飛來

拂去了 濃霧
驅散了 陰霾
一根根長長的心弦呵
早已拭得 錚亮
彈著鄉音 脈脈

跑道 在深情呼喚
南歸的燕呵 飛來

這裡是溫柔的臂膀
這裡是迎春的花海
這裡是故鄉的大街
這裡是骨肉的胸襟
這裡是慈母的心懷

跑道 在深情呼喚
南歸的燕阿 飛來

相會：在停機坪旁
一對老夫老妻分離三十多年。終於團圓了……

一條人生的路
用蹣跚的腳印
走過了 一程又一程今天
今天
四隻深沉昏花的眼
在停機坪旁 找尋
那淚河 潺潺
沉澱著往昔的思念
那心泉 幽幽
湧出了來日的笑聲

一個苦澀的夢
用相思的淚巾
兜裹著 一重又一重
今天
兩隻爬滿皺紋的手
把它打開 輕輕
那是兩顆

關於一次觀日出的回憶

山色蔥蘢的下半夜
我們 一群登山鞋
在險峻的懸崖
作含笑的攀登
為一次 金色之向往
為一次 莊嚴之日出

雲靄 親昵於四周
群峰點首
沉浸於 狂熱的激動
金雞啼喚著黎明
迢遙地 有種神聖感

拂曉 我們接近於渾圓
冷雨 開了個猙獰的玩笑
淋濕了 這場
大自然的騙局

我們擰著 濕漉漉的期待
把失望掩埋在
掩埋在 下山的途中
面對蹣跚步來之白晝
大家 唱著白色的歌
萌出一種
近似臨終的 安祥

失意者

總是怔怔地 盯著我說
夜 整頁整頁地
被你翻膩了
兩眼 直成木樁

總是怔怔地 盯著你說
夜 毫無價值
翻不翻 都見鬼去

兩眼 灰成荒漠

夜游去
夜游在 酒的旋渦
想摸出幾塊
沉在水底的銹鐵
扔得遠遠 呸
可枯爪 卻被
定格在 奚落聲中

病歪歪地 歸來
肩上 披酸雨一層
臉孔 被虐待成沒有肌肉的笑
別怔怔地 盯著

算了 你的節氣
也驚蟄 也春風
也清明 也谷雨

黃金的日曆（三首） ——寄母校

鐘聲

叮叮 叮叮 鐘聲兒陣陣
鐘聲繞著 我的夢
高高聳立的 鐘樓
是不朽的紀念碑 璀璨的星

記得 多少次跑呀 跑呀
聆聽 鐘聲 睜大稚氣的眼睛
鐘聲 搖來孩提的黎明
鐘聲 搖出童年的憧憬

離去了 帶走不銹的鐘聲
象帶走 母親的囑咐 深情
當黃金的日曆 蒙上銅綠
鐘聲 仍然慰藉過 心靈

即使 變成一朵 眷念的雲

飄呀 飄到 遙遠的星空
鐘聲 也會和著 我的腳步
鐘聲 也會滴在 我的心中

榕樹

綠色的大傘 綠色的大廈
小鳥的公寓 孩子們的家

晴天裡 風兒輕輕地刮
我們在家裡 跑跑抓
那樹幹真粗呀
你是太陽 我是月亮
繞著 繞著 笑聲滿樹掛

雨天裡 珠帘層層地加
我們跑到家 躲樹下
那樹葉真密呀
擋住風刀 擋住雨箭
管它 管它 歌聲盪樹茬

綠色的大傘 綠色的大廈
小鳥的公寓 孩子們的家

草地青青

草地青青 草地青青
是綠色的搖籃 綠的生命
笑聲 似銅鈴兒 地上滾過
腳印兒 像野花 開得匆匆

孩子的天堂 在這裡築成
青青的野草 是天堂的精靈
我們跑著 叫著 踢著球
像無邪的草兒 青青 青青

一代代孩子 一代代腳印
在這兒孕育 在這兒蔥蘢
不幸 有人放一把野火
燒焦了天堂 花草凋零

哦 如今 春又來臨
天堂 可在笑聲裡蘇醒
願青青草地 是綠的搖籃
願綠的生命 是草地青青

最佳狀態三小時

日子的水聲飄然遠去
花期在遙想草地
鳥語沿琉璃瓦傳播著醉意
深巷不再
廣場不再
流行髮式不再
癡呆的目光不再

一切來自剛才的二瓶透明
來自清澈的芳香
閘門的開關失控
液體隨笑聲大肆走私
其中的一棵樹被砍伐
另外幾棵若無其事
年輪全部無法辨認

八一七路

八一七路阿，解放的路，
你像歷史長河，流過我的胸臆……

你坎坷的馬路曾滾過洋人的車輪，
你慘暗的路燈曾照過棄嬰的屍骨；
垃圾堆堆，傳播著毒瘴、瘟疫，
洪水滔滔，捲走了爛蓆、破屋……
你閱盡世道的滄桑，人間的痛苦，
終於迎來了陽光的燦爛，金風吹拂！
「解放區的天」，響徹了千家萬戶，
秧歌與腰鼓，匯成了狂歡盛圖……

故鄉的路：每一寸都揚彩吐珠呵，
故鄉的人，每一個都把勁頭鼓足；
夯聲伴著汗水，把美好的生活澆鑄，
鐸花映著腳手架，將理想的大廈建築！
我要用恨和愛織成的畫幅，
獻給八一七路呵，歷史的路……

你曾是充滿陽光的大道又見烏雲密佈，
你曾是楊柳春風的土地又有群魔亂舞；
高帽與黑牌，在街面踐踏民主，
藤盔加槍矛，在表演派仗一幕一幕……
你歷盡風暴的洗禮，四害的茶毒，
終於又迎來十月歡歌，天翻地覆！
一瞬間：故鄉的路湧出千支隊伍！
一夜裡：故鄉的人燃放萬掛爆竹……
來吧！在勝利的故土上重建家園，
來吧！在風雨的征途中昂首闊步；
讓道旁的玉蘭花代代芳香，
讓春光鋪滿和平幸福之路。

八一七路阿，勝利的路，
你像歷史長河，直奔未來，載歌載舞……

* 「八一七」是福州解放的日期：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溫泉之戀

造化主的子宮裡
萬物 是無邪之嬰

一絲兒不掛 赤裸裸
懸浮在溫馨的羊水中
這一切 來自於
一次火山的分娩 之後

是斑斕的熱帶魚
游弋於 游弋的沙灘
是海底的珊瑚群
招展著 招展的枝幹

那鯨鯊 也平等地待人
那烏賊 也漂得清白
還有那石首魚
還有那非洲鯽
還有那柔媚的藍藻
還有那…… 以至綠萍
共生於和煦之家
親昵的 婀娜的

摹地 一個夢幻
在泉眼中妊娠
死火山再來一次 難產
羊水 瀉流殆盡了
所有之生靈 都升華於
凜冽的乾涸
無疑

雲天裡有一只孤雁飛過

臨高山有候鳥耄耋歸來
流水找尋聲音的禮品
故人都說牧笛皆已老態龍鐘
僵硬得腳不伸手也不伸

幾十年來和長空廝守
甜為何甜
苦為何苦
風雨無情折斷翅膀多多

如今故國芳草萋萋
舊巢跌進太陽的血口
塵埃抹不去
嘆息吐不夠

且收拾這半眠半醒的冷夢
走也哭留也哭
不問今宵月棲何處
陌生的城陌生的家守一豆孤燈

歲月的影

踩過 媽媽懷中
搖籃曲的甜蜜
數過 星星眼裡
點燃的火炬
喊過 旗幟下
連綿口號的山巒
愛過 織滿阡陌的田野
以及 田野中含笑的桃李
到了衰老的春風
蹣跚步履 我急忙
把歲月的影 尋覓

她原是 一頁書籤
夾進 一部長篇
無數 彩色的回憶
她原是 白髮的嚴冬
雖然大雪紛飛
仍蘊藏著 春的活力

有一天 在絳紫色的夜晚
參加了 神奇的婚禮
我那歲月的影
是新娘 沉默的秘密
是新郎 杯中的酒滴

往事的餘暉

一池春水 靜靜
有五彩石
在水中悄落 濺起
含情的浪花 粼粼 粼粼
呵 我的眼睛

一輪旭日 溶溶
有迎春花
在陽光下 含苞待放
永不凋零 永不凋零

呵 我的眼睛

滿天雲的漆黑
抽兩道閃電的鞭
在空中 爆出
撕裂人間的雷庭
呵 我的眼睛

一彎雨後的彩虹
有一只百靈
在蒼穹掠過 重新
展開歡樂的羽翎
呵 我的眼睛

一片晴空的蔚藍 如今
沒有雲翳 沒有暴風
即使 夜 來臨
永生的大陽還亮在空中
呵 眼睛呵 我的眼睛

遙遠記憶中的火車站

離別的長劍 一把
從汽笛的鞘裡 抽出
無數 手臂的森林
被紛紛砍伐
嗚咽著倒下
月色 籠罩一片
淚水的廢墟
哭聲倒塌
這是一罈滴血的金子
被深深掩埋 直等到
今日之笑聲
把它開發

啊 我心中的河

當孩提的夢斑駁
曲曲 彎彎 有一條小河
悄悄 從我的心中流過
河畔 飛起了紙鷂
光著腳丫兒 歡跳 雀躍
如水的天 清清 藍藍
美麗的心 和彩虹相接
你笑出了聲 咯咯 咯咯

當愛情的汛期來臨
曲曲 彎彎 有一條小河
悄悄 從我的心中流過
河畔 泛濫著笑語
兩雙腳印兒 徜徉 追逐
如花的路 悠悠 漫漫
絲絲的雨 在頭頂壘窩
小河啊小河 我心中的河
你閉上了眼 等著 等著

等著 等著 三千六百張日曆
折成的紙船兒 一隻隻沉沒
紅的 黑的 殘骸一片片
在旋渦中 呼救 驚愕
堵滿 堵滿了那一條小河
啊 從我心中流過的河
睜開淚眼 滿目是
淤塞的河道 污泥 濁濁
乾涸的河床 荒草 漠漠

小河啊小河 我心中的河
再去何處尋覓你的春色
那親手放出的紙鷂兒 何時
飄在你的碧空 似彩蝶朵朵
帶著希望 像旗幡 像金箔
去超度你的游靈 哭著 招著
歸來兮 歸來兮 死去的魂魄
會復活嗎 你說 你說
小河啊小河 我心中的河

